

风野咒

II

刘建良 著

一部魔幻版的波澜壮阔的东方民族战争史诗

广州出版社

风野七郎 II

刘建良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野七咒 / 刘建良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31-124-X

I 风 II 刘...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459 号

书 名/ 风野七咒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 510121)

印 刷/ 广州市日侨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邮编 511447)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48 字数 780 千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31-124-X / I·23

总 定 价/ 66.00 元 (全 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昏天云辨

雪槐心胆俱裂，狂叫：“夕舞！”不知何处生出一股巨力，竟挣脱魔兽吸力，急射出来，这时碧青莲也到了，手指一弹，一粒青莲子飞出，到魔兽嘴边化成一朵巨大青莲花，灵光闪烁，竟将魔兽合拢的巨嘴挡住。伸手一把抱住夕舞退了出来，雪槐也跟着射出。

21 第二章 万刚风轮

过万刚风轮，就是受刚刑……无法想象，竟有人能清清楚楚地痛过九千九百九十九刀，……挨得过九千九百九十九刀的人，那已是人中的圣者，天地动容，神鬼同敬，谁也不敢刚满那最后一刀。如此惨烈的刑罚，雪槐却要替夕舞去受，这叫她如何不急……

39 第三章 反脸奇术

听了骷髅鬼王的换脸术，雪槐猛地想到了当日明香、红狼给黑水兵换脸混进巨犀城的事，心中一时间感慨万千，略一定神，道：“你这法子只怕瞒不过五观三寺中的高人。”

56 第四章 火灵怪物

奇光散人身法如电，火灵怪火柱一收，他倏地又射了回来，在火灵怪身上连劈两剑，陈子平、铁流儿几人也是一样，钩伞齐下，砸在火灵怪护甲上，“叮叮当当”，便如敲一块顽铁，却敲得火灵怪好生恼怒，口一张，又是一股火喷出来……

74 第五章 大破四阵

这时阵中斗得正紧。僵尸给白城道人炼过后，躯干若铁，力大无穷，再合以阵法，战力确是极为了得。然而骷髅鬼王的骷髅兵不是普通的骷髅兵，乃是骷髅鬼王以一点阴灵驱动，狠辣之气半点也不输给白城道人的僵尸，斗了个旗鼓相当。

第六章 香消莲殒

“青莲。”雪槐心胆俱裂，舍了三魔死命回赶，心中“怦怦”狂跳，神剑示警的事，一般都会在不日后就会发生，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赶在惨剧发生前回去。这时天差不多要亮了，他体内灵力汹涌，速度越来越快，但突然间，脑中现出幻影，碧青莲笑盈盈地向他走来，走到他面前，却慢慢地消逝。

第七章 海猪歪笑

雪槐只知陆上有猪，不知海中有猪，但见了黑鲨七神色，便知这海猪怪必是和独角海鬼差不多的邪怪之流，非人力所能抗拒。他当即念动金刚咒，猛地顿喝一声：“是何邪怪，敢在前方拦路！”

第八章 玄天神镜

“如果没有阿黄，这次就糟了。”看着手腕上淋漓的鲜血和手中倒持的宝剑，雪槐心中“怦怦”乱跳，但这时也明白这镜子确有妖异，否则他如何会平白发梦，更会在梦中自杀，自是这镜子作怪。“妖孽，你原形已露，受死吧！”雪槐狂吼一声，双手举剑，便要一剑将镜子劈碎。

第九章 定天公主

雪槐抬头，四目对视，定天公主眼光似乎直要看到他心底去，眼见雪槐坦然而视，蓦地里仰天大笑，连连点头道：“好好好，宁可身背恶名，也绝不肯让自己义父落一点点不好的名声，将军真乃君子也。”

第十章 不灭魔灵

“是。”定天公主点头，道，“神魔珠本出魔门，内藏魔种，据说魔种乃十万神魔之血结成，曾受十万神魔之咒，为魔灵不灭之珠。当年血魔以血魔解拼死五观三寺无数好手，谁都以神魔珠也已毁灭，谁知不久前竟又现身。不灭之珠，果然魔灵不灭。”

第十一章 飞云玄功

雪槐大叫一声：“啊呀，打死我的草蜢啦。”急冲过去，真气一带，带得那蚱蜢飞起；蚱蜢是跳惯了的，起飞时两脚习惯性一弹，正弹在肖黑虎眼睛上；肖黑虎吃痛，眼睛一闭；想雪槐是何等身手，哪有他闭眼的余暇，闪电般扑到，左手乱晃，拦住悟性视线，右掌快如闪电，结实实打在肖黑虎心窝上。

第十二章 赤发魔女

“你是什么人？”赤发魔女“霍”地转身，她一张瓜子脸，肌肤白得仿佛要透明，配着满头火一样的红发，给人一种极其另类的震撼。

第十三章 神虫婆婆

寒九重先一步到那洞中。这时猛地一声巨震，那虫母受不住一气尊者葫芦中青光的喷射，竟一下子爆炸开来，一堆白肉炸得点滴不剩；白光中现出神虫婆，盘膝坐在地上，手中捧着一粒拳头大小的珠子，一脸痛苦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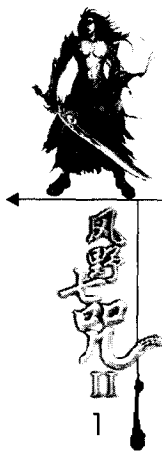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硬闯魔谷

掌力如怒涛狂涌，直摧过来，雪槐却犹不死心，脑中闪电般将三十六幅星图过了一遍，还是不起反应，掌力击实，打得他身子急飞起来，五脏俱裂，半空中鲜血狂喷。



第一章

吞天云獬



雪槐出谷，骷髅鬼王幻形出来，一脸喜色道：“恭喜主人生出不归谷。”

雪槐“哼”了一声，道：“什么恭喜不恭喜，那什么魔门四剑不过如此而已，你太夸张了吧。”

“绝不是我夸张。”骷髅鬼王摇头：“不归谷确实恐怖之极，但奇怪的是，他们对主人似乎没什么杀意，没用戮魂阵，为什么呢？”他鬼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雪槐可没心思理他，跃上一个高岭，运剑眼搜索无花，心中忽地狂跳，他没看到无花，却看到了夕舞，正被两个鬼面人追杀，边打边逃。

雪槐脑中热血上冲，再不顾一切，急掠过去。夕舞被追杀甚急，猛地向一个山洞里射去，雪槐剑眼忽地发觉，那山洞竟是一头魔兽的巨嘴所化，夕舞这一进去，岂不正送到魔兽肚子里，一时间魂飞魄散，狂叫道：“夕舞小心！”万屠玄功猛地暴长，闪电般射到夕舞身后，拉着夕舞的手向后一甩，将夕舞甩出。那魔兽巨嘴中却有一股巨大的吸力，他身子恰又是往前冲，顿时就给那吸力扯得直向嘴中射去，魔兽巨嘴同时合拢。

这时猛闻一声惊呼：“槐哥！”

夕舞已到魔兽嘴外，闻声扭头，却见是碧青莲飞掠而来，看那势子，竟是要直冲到魔兽巨嘴中去拉雪槐，夕舞心中一时不知如何生出一股醋意，也叫一声：“槐哥！”抢先一步掠向魔兽嘴中，伸手便去拉雪槐。

雪槐这时正在魔兽肚中发出的吸力中挣扎，没想到夕舞竟会返回来拉他，岂不两人都要送在魔兽嘴中，大惊之下神力陡生，猛地掠回数丈，双手托着夕舞的腰便向外急抛出去，那魔兽巨嘴离着合拢还有一段距离，雪槐这一抛又尽了全力，夕舞完全有可能在魔兽巨嘴合拢前射出去。然而，所有人都想



不到的是，先前幻化为钟乳石的魔兽满嘴的牙齿突地激射出来，夕舞猝不及防，两枚牙齿一上一下，正击在她胸背间，霎时间鲜血狂喷。

雪槐肝胆俱裂，狂叫：“夕舞！”不知何处生出一股巨力，竟挣脱魔兽吸力，急射出来，这时碧青莲也到了，手指一弹，一粒青莲子飞出，到魔兽嘴边化成一朵巨大青莲花，灵光闪烁，竟将魔兽合拢的巨嘴挡住。伸手一把抱住夕舞退了出来，雪槐也跟着射出。

那魔兽不知死活，竟仍要来咬，雪槐怒吼一声，当顶一剑，此一剑之力，可想而知，竟将魔兽一个巨头一劈两半。

此兽名为吞天云獬，乃是夕舞召来，本是想诱雪槐入它口中，闷晕后擒之，本来雪槐全不知机，眼见成功，偏偏这时候碧青莲刚好赶来，那时候夕舞心里就只想到不要让碧青莲冲进去后和雪槐在一起，所以自己抢先一步进去。本来问题也不大，她自有命吞天云獬张口之术，闷不坏她，再想不到雪槐却会突然间把她往外甩，那吞天云獬虽有灵异，但夕舞在它嘴里，如何看得见，竟就弄巧成拙，身受重伤，雪槐一剑劈了吞天云獬，夕舞也同时喷出一口鲜血，昏了过去。

“夕舞，夕舞。”眼见夕舞喷血昏迷，雪槐惊得手脚冰凉，但知道此时惊慌不得，从碧青莲怀中接过夕舞，随即呼唤神剑灵力，他知道神剑灵力疗伤极为神异，夕舞受伤虽重，但只要神剑灵力入体，自当大为好转，然而不知怎么回事，连试几次，却怎么也接触不到神剑灵力，没办法，只好将己身灵力缓缓注入夕舞体内，他灵力的本源来自神剑，想来该当有疗伤之效。

过了好一会儿，夕舞终于缓缓睁开眼睛，看到雪槐，她嘴边露出一个衰弱的笑，道：“槐哥，我要死了吗？”

“别说傻话。”雪槐强装出一个笑脸，道：“你只是受了一点点小伤，很快就会好的。”但他心里知道，夕舞的伤实在是沉重之极，心脉中的生机极为微弱，就像风中一点点的烛光，随时都可能熄灭。

“我知道我要死了。”夕舞又笑了一下，定睛看着雪槐，想举起手摸摸雪槐的脸，却是抬不起来，“槐哥，我发现一个秘密，我以前并没有很喜欢你，但最近，突然之间就很喜欢你了，能死在你怀里，我很开心。”

“你不会死的，夕舞，我告诉你，我不会允许你死的。”雪槐竭力强忍着才把自己的声音放低，他实在惊慌害怕到了极点，还有愤怒，老天爷没有道理在他眼前夺走他的夕舞的，但他就是呼唤不到神剑的灵力，而夕舞的生机却是越来越弱。

“你很坏，诡计多端，从来也没打输过，但这次你打不赢了。”夕舞笑，眉头慢慢凝起来，“槐哥，你不要怪爹爹，他——”说到这里，她又咯出一口鲜血，眼睛再无力争开。

“怎么办？怎么办？”雪槐一颗心仿佛要跳出来，看向碧青莲，“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她。”

“她受伤实在太重，我也救不了她。”碧青莲略一沉吟，“现今之计，唯有以

我的千年青莲露护住她心脉，然后上王母雪山，求西王母赐一滴玉露瓶中的金风玉露，或可救她性命。”说着，她口一张，嘴中吐出一朵青莲花，莲芯上一滴露珠，青翠欲滴，雪槐大喜，轻捏开夕舞的嘴，碧青莲执了青莲花，将露珠滴入夕舞嘴中。

这一滴青莲露，是碧青莲灵体精元所凝，她感觉得出夕舞背后的重重阴影，本不想救她，尤其吐出青莲露将损伤她的道元，这一滴青莲露，至少要她三年的修炼，但她爱雪槐之心，丝毫不比雪槐爱夕舞少，知道若任凭夕舞死去，雪槐从此也将永无生趣，是以不得不救。

青莲露入肚，夕舞心脉中生机立即由弱转强，眼皮抬了抬，却因太过衰弱，无力睁开，睡了过去，但至少不是昏迷，这中间的区别雪槐自然看得出来，他喜极而泣，看向碧青莲道：“青莲，谢谢你。”

看他如此激动，碧青莲心中也不知是酸是涩，道：“小事一桩，不过要想彻底治好她，还得向西王母去求金风玉露。”

“我现在就去。”雪槐抱着夕舞站起，却猛地想到无花，一时为难，有心请碧青莲代为出手，又不好贸然开口，只得问道：“对了，青莲，你怎么突然到了这里，有事吗？”

碧青莲幽幽地看向他，“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吗？”眼见雪槐尴尬，又有些不忍，轻叹口气，道，“最近七杀教猖狂之极，到处拉人，或逼或诱，疯狂扩张，前不久又盯上了百花山庄，那庄中有七十二花木之灵，俱有神通，但素来潜心清修，不问世事，若给逼入邪教，实我正教一大损失，所以我奉师命去相助，知道你在这里，顺便就来看看你啊，你好像话只说了一半，是有什么事吗？”

“没事。”雪槐忙摇头，碧青莲要做的事重要得多，可不能拿无花的事来麻烦她，另外他也想到，巨犀无非是要逼无花让步，不会轻易害他性命，等救了夕舞再去救他也不为迟，想到这里，对碧青莲道，“既如此，那你去百花山庄，我上王母雪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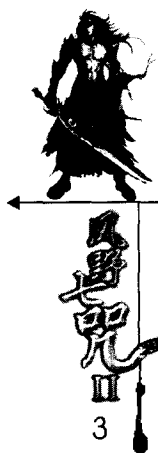
“就这么急着赶我走？”碧青莲轻嗔，却又是一笑，“槐哥，跟你说，就你这么去，救不了夕舞的，西王母为西方四圣之一，乃神道中性子最怪僻的一位神道，除非是她想见的人，否则谁也进不了她的瑶池宫，连大门都进不了，你怎么能求得到金风玉露？”

“那怎么办？”雪槐大急。

“所以我说你别赶我走啊。”碧青莲笑，“西王母却和我师父投缘，曾请我师父去她宫中赏过两回莲花，如果我求我师父修书一封给你送去，西王母或许会卖我师父一个面子，赐你一滴玉露。”

“太好了。”雪槐大喜，叫道，“青莲，请你一定跟尊师求求情，请他修书一封。”

“我真恨不得那个受伤的人是我啊。”碧青莲轻叹一声，看了雪槐道，“槐哥，是你的事，我不会不尽心的，你带了她去王母雪山吧，我自会请师父修书替你送上山去。”





她的深情，雪槐如何不知，这时也不知说什么好，道一声多谢，转身奔向王母雪山。

王母雪山远在万里之遥，雪槐遁术虽快，也用了近三天时间才到雪山之下。中间夕舞醒来了两次，却只是略略睁一睁眼，便又昏睡过去。途中雪槐始终以灵力缓缓注入她体内，却也只是稳住夕舞伤势，并不见有半点好转，而雪槐一直感应不到神剑灵力，实是百思不得其解。

雪槐这时也不知荷叶道人的信送上山了没有，心中焦急，只管闯上山去，西王母瑶池宫在王母雪山最高的王母峰上，便以遁术也要爬小半个时辰，雪槐爬到一半，山上忽有冰雹打下，雪槐立知是守山神道不许他上山，心中焦急，暗想：“难道荷叶道人的书信还未送到？”不甘就此退回，猛地跪下，对着山上抱拳道：“小子雪槐，冒昧上山，只因舍妹身受重伤，恳请西王母娘娘赐一滴金风玉露，救命之恩，小子感激不尽。”说着连连叩头。

他说话之时，山上冰雹不再打下，但他叩过头爬起来再往上走，冰雹却又打将下来，看来叩头全然无用，雪槐没有办法，想：“青莲说得不错，看来只有等荷叶道人的书信到了，该不要多久了吧。”这么想着，便后退一段，找一个避风处坐下，将夕舞抱在怀里。

这三天来，直到这会儿，他才有空好好的看夕舞。眼见她小小的脸白得没有半点血色，心中爱怜无尽，低叫道：“夕舞，夕舞，你一定要好转来，只要你能好转来，不论要我做任何事情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先前的冰雹却震醒了夕舞，睡了三天，也多少有了点精神，这时听了雪槐的话，却就睁开眼来，看了雪槐道：“槐哥，你真的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

“夕舞，你醒了，好点了没有？”见夕舞醒来，雪槐大喜。

夕舞却只是看着他，道：“你还没答我的话呢。”

“是。”雪槐用力点头，一脸庄严道：“只要你能好转来，不论要我做任何事，我都心甘情愿。”

“哎呀，不要板着个脸，难看死了。”夕舞皱了皱眉头，眼光去雪槐脸上一转，忽地顽皮地一笑，道：“那我现在就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重睹她那种俏皮的带点恶作剧的笑，雪槐心中充满温馨，从小到大，每当夕舞想到了捉弄他的主意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笑。这笑容，正是他梦里，千百次的陪伴啊，他曾以为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今天又看到了。一时激情翻涌，道：“好，你要我做什么？”

夕舞一时间却不开口，只在他脸上看着，眼中的神情似笑非笑，道：“槐哥，你先老实答我，你亲过碧青莲没有。”

雪槐没想到她竟会在这会儿问起这个问题，一时间又是尴尬又是为难，他知道夕舞小性儿，若老实答她，只怕她要生气，但骗她，却又不愿，左思右想，终于点了点头，低声道：“是，但是……”但是什么却又说不下去，他总不能说是碧青莲硬要吻他吧，虽然是事实，但碧青莲真情一片，他可不忍说这样的话。

夕舞只是幽幽地看着雪槐。那天碧青莲扑到雪槐怀里亲他，她是亲眼看到的，这时只是试试雪槐，这时眼见雪槐一脸为难，心中暗暗摇头：“唉，傻傻的槐哥，为什么你永远是这样，有时是极度的聪明，有时却又是莫名的傻蛋呢。”低低“哼”了一声，道：“我要一个雪球。”

雪槐不知她要雪球做什么，也不知她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只得抓一个雪球，夕舞接了，却突地去他唇上擦起来，雪槐莫名其妙，要躲，夕舞却喝道：“不许动。”

雪槐只有不动。夕舞永远有那么多他不明白的花样，但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她高兴就好。

夕舞用雪球将他的嘴唇细细地擦了两遍，展颜一笑，道：“好了，干净了。”说着闭上眼睛，没有什么血色的小小的唇轻轻撅起，道：“吻我。”

雪槐全身剧震，如受雷击，一直以来，夕舞就像一只蝴蝶，虽然总在他身边飞舞，虽然常常像蝶儿戏花似的还要作弄作弄他，但却是骄傲而又高贵的，有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挡在那儿，雪槐无论如何也不敢逾越，因此虽以生命爱着，却既不敢开口，更不敢去碰她。却再想不到，她会在这会儿主动索吻。要知这是一根线，跨过这根线，他和她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过于惊喜，竟就那么呆住了。

“傻样。”夕舞从眼睫毛里偷看着雪槐发呆的样子，忍不住轻笑，“我数一二三，再不吻我，就永远都不许你吻我了。”

她的笑把雪槐从极度的惊喜中唤醒过来，慢慢俯下唇，吻在了夕舞的嘴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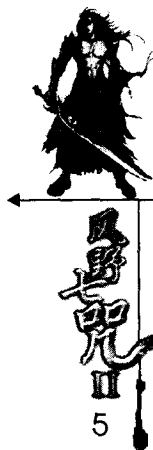
两唇相接，雪槐脑子里突然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轰”的一下炸了开来，脑中一片空白。他在吻着夕舞的唇，但却好像没有感觉，他能觉察到夕舞小小的舌头在他的嘴里像小蛇一样地钻来钻去，却完全不知道回应，甚至，他都忘了吮吸，只是将唇贴在了夕舞嘴唇上。

不过雪槐心里始终记得一点，夕舞身上有伤，不能太激动，虽然他想就这么吻着夕舞的唇，一生一世，但还是强自克制，分了开来。

正如他担心的，由于激动，夕舞脸颊发红，有些喘，对他虚弱地一笑，似乎想撒撒娇，却终是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雪槐全身似有火烧，他猛地站起来，对着山顶跪下，大声道：“王母娘娘，小子雪槐顿首百拜，请你救救舍妹。”叩了三个头，复向山顶掠去，刚上得一段，山顶上又有冰雹打下，看来不是荷叶道人的信还没到，就是西王母完全不近人情，不愿相救。

雪槐下定决心一定要上山求得玉露，冒着冰雹往上冲，那冰雹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先还只有拳头大，到后来已比大南瓜还大，且急如密雨，让人完全没地方躲。雪槐只得急舞宝剑，虽将冰雹击碎，但飞扬的冰雾飘洒开来，夕舞头发上已沾了一层水珠，平时或许不要紧，但伤后体弱，如何受得风寒？雪槐惊怒交集，运剑眼看上去，却没看到西王母，而是两只雪猿，身高过丈，金睛





白毛，一左一右抓了雪团打下来。打出的是雪团，到下面就成了大冰雹，与独角海鬼凝水成冰十分相似，只是没有独角海鬼打出的冰块那么大，显然功力不如独角海鬼。

这两只雪猿必是西王母用来守山的，雪槐心中怒火上冲：“原来是这两只畜生拦着。”心中思忖，先不说西王母肯不肯施舍玉露，过不了雪猿这一关，上不了山，一切白搭。眼光一扫，见左侧不远处一块巨岩，可挡冰雹，当即纵身过去，先脱了自己外衣铺在雪上，在夕舞耳边低声道：“夕舞，你躲一下，是两只雪猿作怪，我打服它们，就可上山了，只一下就好。”轻轻放下夕舞，眼发电光，暴喝道，“那两个畜生，再不让路，我不客气了。”

两只雪猿如何肯听他吓，仍是将冰雹不绝打下，雪槐大怒，厉叱一声，万屠玄功运到极致，剑一指，穿透冰雨，猛往山上射去。

那两只雪猿没想到雪槐有如此道术，竟能穿透冰雹网冲上来，相对“吱吱”一阵乱叫，也不知是惊是怒，却是不肯退去，反而一左一右猛扑上来。

雪槐更怒，长剑高举，迎着左面那头雪猿一剑劈下，剑气呼啸，直有开天劈地之威，那雪猿大惊，不敢直撻剑锋，缩身后退。它却不知，雪槐这一剑看似威猛，其实只是虚招，因为雪槐知道，这两只雪猿必是西王母的守山神怪，若斩了两猿，先不说西王母问不问罪，至少玉露是绝对求不到了，因此杀是杀不得的，只能制服它们，让一条路上山。眼见雪猿后退，雪槐跟踪急进，闪电般一拳打在那猿心窝上，虽是拳头，但想他这一拳是何等力道，雪猿虽有厚厚一身长毛护体，仍是经受不起，惨叫一声，抱着心窝软倒在雪地上。

另一猿惊怒万分，急扑过来，雪槐长剑挑起一团雪往那猿脸上一扑，趁它两眼被迷，一步急进，也是一拳打在心窝上，那猿也同样软倒在地，缩成一团。

雪槐用剑指了两猿，厉声道：“老老实实躺着再莫要动，否则我就真不客气了。”两猿疼得吱不了声，只是将头乱点。

打服两猿，雪槐正要回头抱了夕舞上山，却猛听得山顶上一声厉叱：“何方邪物，敢来窥我山门，不要走。”

雪槐急抬头，但见山顶上半云半雾中，立着一位娘娘，凤目高颧，满身珠饰，两眼如电，让人不敢逼视，但真正让人心生凛然的，是她下半身竟是一条蝎尾，在身后高高翘起，尾尖上蓝光幽幽，发射着让人心底生凉的寒光。这时那尾尖上正有一道寒光射出，射向山下远处。

不用说，这必是西王母了，雪槐只听说过西王母为西方四圣之一，神通了得，再不想生得如此凶怪，却不知她为何发威，先以为是对着自己，但马上看出蝎尾寒光指向不对，急回头，却什么也没看见，复回转头来，刚要向西王母下拜，陈情求药，却见西王母看了他喝道：“兀那小子，你那小情人给邪物掠走了，还不快追。”

雪槐大惊，急到巨岩下，果已不见了夕舞身影。这一下直惊得毛发陡立，急运剑眼搜索，但见远远地一团黑雾，正以极快的速度往前飞掠，这黑雾自是掠走夕舞的邪物了，雪槐狂叫一声，死命追去。那黑雾却比他的遁术快得多，

追出数百里，竟是不见了。

夕舞本已重伤垂死，再给邪物掠去，哪里还有活路？失去黑雾踪迹的刹那，雪槐一颗心几乎是不跳了。此后上天下地，也不知跑了几千里路，更将剑眼运到极限，却再也看不到夕舞身影。

直到筋疲力尽，再也驾不起遁术，雪槐才在一个山岭上落下来，跪倒在地，悲声叫道：“夕舞，夕舞。”

这时骷髅鬼王忽地现身出来，躬身道：“主人不必过于悲伤，夕舞小姐可能没什么事。”

“什么？”雪槐抬眼急叫：“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清是谁掠走了夕舞吗？”

骷髅鬼王眼中露出一股恐惧之色，道：“那黑雾里面，有一股极强极凶的力量，我看不进去。但我当时注意到了夕舞小姐，黑雾到时，她睁开了眼睛，还叫了一声，似乎认识那黑雾里的人。不过夕舞小姐叫声太低，我没听清她叫的是什么，但有一点老奴绝对可以肯定，夕舞小姐被掠走时，脸上没有惊慌的神情，所以我猜她可能不会有事。”

雪槐呆住了。脑中闪过在巫灵时的一切，夕舞为什么突然会道术了？那么多邪怪为什么都隐隐约约地似乎和夕舞有关系？虽然雪槐后来因想到天眼神剑见夕舞不叫而找到了替夕舞开脱的理由，例如夕舞突然会道术可能是和他一样有了奇遇，那些邪怪更只可能是冬阳王为了霸业请来的，但还是有许多疑点，先前和夕舞在一起，这些疑点他全忘了，但这时却一个个冒了出来。

对这些疑点，雪槐不敢往深里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夕舞绝不是以前在巨犀时的那个单纯的夕舞。

那么，骷髅鬼王说夕舞认识掠走她的人，便很有可能。

雪槐心中又惊又疑，但心中的惊怕终于稍稍平复，不管夕舞背后有什么人什么事，也不管那带走夕舞的是怎么样的惊天邪怪，只要对夕舞无害，便一切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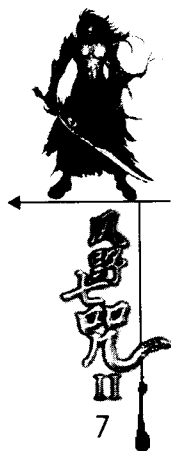
不过，只过了一会他又担心起来，夕舞重伤垂死，那带走夕舞的人能救夕舞吗？左思右想，只能往好里想，想：“看那人驾黑雾时的功力，远在我之上，而且明知西王母处有金风玉露还要带走夕舞，证明他应该另有办法救夕舞。”

这么想着，心中暂安，这时才觉得精力透支得厉害，要知他方才惊慌之下死命狂奔，尤其一刻不停地运剑眼四下搜索，都是极耗精力的，如何能不累，当下盘膝坐下，将万屠玄功运了两遍，精力才缓缓恢复。

睁眼站起，一时却不知到了何处，运剑眼一看，却突地看到一人，竟是红娘子，在向一处庄院张望，雪槐剑眼看过去，她似乎有了感应，一闪而逝。

雪槐心中疑惑，也看那庄院，但见庄中隐隐有灵力潜移，显然不是普通的庄院，而是隐得有身具灵力的高人。

“这庄院是什么所在，红娘子这邪怪又张望它做什么？”雪槐心中思忖，忽地想起碧青莲所说最近七杀教疯狂扩张，用威逼利诱的手法到处拉人入教的话，暗叫：“红娘子这邪怪莫非是在打这庄中主人的主意？”





想到这里,当即下岭来,奔向那庄院。虽然此时实在不得闲,一是到底不放心夕舞,还得要找,即便找不着夕舞,还有无花呢,也得要救,但无论如何,他不能眼看着红娘子生出害人之心而袖手不管,至少提醒一句庄院主人小心戒备也是好的。但到庄院外,却又迟疑,他不知庄院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又只是看到红娘子在往庄院里张望,没有证据说红娘子一定会来侵犯庄院,怎好就这么闯进去让那主人小心?那主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神经病呢。

踌躇间,却见一辆牛车向庄中而来,车中装得满满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十分吃重。那路上恰有个泥坑,车轮一滚进去,便就陷住了,车夫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叱喝着将那牛抽了一阵,拉不出来,自己便又在后面推,但那一车装得实在太重,如何推得动。雪槐心中一动,过去道:“我来帮你。”到大车另一面轻轻一提,大车便出了泥坑,那车夫大喜,对雪槐道:“这位兄弟好力气,多谢你了呢。”

雪槐忙说不用,装做有意无意地道:“你是这庄里的,这庄子好气派啊,却不知庄主是哪位老爷?”

见他问,那车夫大拇指一跷,道:“这是孙大官人的庄子,说起孙大官人,这方圆百十里都是有名的呢,不但是有钱有势,而且最是神通了得,会念咒作法,又会放飞剑除怪,那可是真本事呢,不像一般的和尚道士,一把桃木剑舞哇舞地骗人。”

“红娘子张望这庄子不是无因,果然是个有来历的。”雪槐暗暗点头。

那车夫这时却向他望过来,道:“兄弟你打听这个做什么?莫不是想来庄子里做事?那你还真来得巧,明后天庄子里要来贵客,所有人都忙得要死,正缺人手呢。”

雪槐不喜欢打扮,身上从来就一件青布衫子,加上这几天先是为无花忧急,没心思换衣服,后更带了夕舞赶了几天路,更弄得灰头土脸,那有眼光的,自能从他眼光中看出昂然之气,不敢小看了他,但在这马夫眼里看来,不过是个和他一样的讨生活的年轻人,所以有这一想,倒正中雪槐下怀,抱拳道:“正是,如果得蒙大哥推荐,感激不尽。”

“包在我身上。”那车夫一拍胸膛,“平日我也不敢说,这次绝对错不了,孙管家本就放话要招人,尤其我那马房里,你想贵客来会有多少马啊,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你就跟着我做了。”

“又是马夫?”雪槐暗笑,当下装作大喜点头,帮着赶车进庄,通了名字,那车夫叫孙平,扯起来也还是庄主本家,管家叫孙钱,庄主叫孙进。

进庄,孙平带雪槐见了管家孙钱,乃是个四十来岁的小眼睛中年人,一口答应雪槐来庄中做事,说好一年一吊钱,先在马房里帮孙平。

马房里无非是和马打交道,雪槐倒也拿手,而且这时庄主贵客没来,还轻闲,雪槐零碎忙着,心中思忖:“红娘子不是今晚便是明晚一定会来,对付了她再去救无花不迟。”只是担心夕舞,但担心也没用,没地方找去,且骷髅鬼王的话也多少叫他放心。

下午孙钱去附近城里买了酒来，雪槐孙平帮着往厨房里搬酒，搬着酒坛子不得喘气，可把雪槐馋得口水直流，却也没办法。正搬着，忽听到一声女子尖叫，却是内院出来个满身珠饰的红衣女子，走得急，在拐角处撞了人，叫呢。那女子约莫十七八岁年纪，一张瓜子脸倒也还有两分姿色，只是眉含凶气，本是她撞了人，她却眉头一竖，叱道：“我打死你个不长眼睛的东西。”她手中拿着根马鞭子，似乎是要出去，这时一鞭子就抽了下去。

给她撞着的也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穿着一件淡绿衫子，衣着平朴，可能是庄里的下人，但五官却十分秀气，远在那红衣女子之上，她本来端着一盆衣服，撞翻了，忙去地下捡，伸出的两只手有些红肿，显然是冻的，虽然开春了，水还是凉呢；而那红衣女子那一鞭，却恰好就抽在她左手通红的手背上，立即鼓起一道高高的血印子，绿衫女孩子痛叫一声，抱住了手。雪槐眼尖，能看到她的指尖在发抖，被冻伤了的手再抽上一鞭，想得到有多痛。

“你还敢叫？”红衣女子听到绿衫女孩子的叫声，厉叱一声，竟又是一鞭抽下去，这一鞭打在那绿衫女孩子抓着左手的右手上，顿时又起了一道血印子，绿衫女孩子痛得双手发抖，却咬着牙关，不敢叫出声来，眼眶里已是珠泪直滚。

听她不叫，红衣女子满足了，“哼”了一声，叫道：“今天就打你这个样子，下次仔细了。”走了出去。那绿衫女孩子抱着双手默默哭了一会儿，收起衣服进了内院。

“大小姐真可怜。”孙平看着绿衫女孩子的背影，叹了口气，摇头。

雪槐吃了一惊，道：“你说她是大小姐？”

“是啊。”孙平点头：“只不过她娘亲过世得早，没了依靠，从小到大，便就是二小姐碗中的下饭菜，倒比一个丫头还不如呢，一般的丫头，二小姐也不会老欺负她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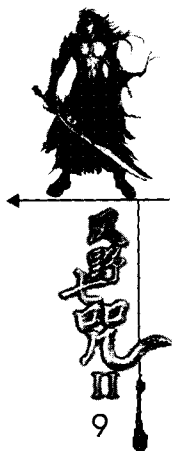
“难道老爷不管？”

“老爷重男轻女，他眼里只有三少爷才是个宝，那是和二小姐一个娘的，夫人又厉害，你想，这个样子，大小姐有见天的地方没有？”孙平说着摇头，又说起日常见到的一些事。雪槐大致了解了，孙进两女一子，大女儿名孙荧，二女儿孙芳，最小的儿子孙剑这时跟着孙进的师父九叶道人在学艺，不在庄里，也到这时候雪槐才知道，孙进竟是出身佛道五观三寺中的铁剑观。

五观三寺中的五观是三清观、青莲观、老君观、飞龙观、铁剑观，三寺是天竺寺、水月庵、真如寺。五观三寺为天下道观僧寺之首，屡出高僧高道，五百年前灭魔，就是五观三寺联手发起，灭魔的主力也主要是五观三寺中的得道高人，但损伤最惨重的也是五观三寺中人。

“孙进出身了得，红娘子竟敢把主意打到他身上，可见七杀教是越来越猖狂了。”雪槐暗暗担忧。

天近黄昏，也忙得差不多了，只等着吃饭，雪槐酒瘾却发作了，运剑眼去厨房附近瞄，思谋着趁没人偷坛酒出来，却一眼看到了孙荧。





孙荧跪在一处墙角，面前摆着一盆花，她细细地看着花儿，口中喃喃念叨：“花儿花儿，加把劲儿，明天就是娘的忌辰了，你们都要开哦。”说着闭了眼睛，双手合在胸前，手背上两道血印子高高隆起，不过她好像忘了痛，喃喃道，“娘，娘啊，明天就是你十周年的忌辰了呢，荧儿什么也没有，就栽着一盆花，明儿花开祭娘，他们说，花开就是花在笑，花笑了，娘在天上也要天天笑哇。”

她细声地自语着，不知为何，听在雪槐耳里，眼眶却突地有些发潮，可怜的女孩子，什么也没有，栽一盆花来祭娘，她并没有只言片语说到自己的苦处委屈，却只想到花开了，娘会笑。

便在这时，脚步声忽起，却是孙芳回来了，孙荧急忙站起来，低首缩身，孙芳瞟她一眼，“哼”了一声，刚要过去，却一眼看到了旁边的那盆花，住脚叫道：“这花倒开得早。”这时刚立春不久，许多花都没开，孙荧这盆花可能是她照料得精心，已开了四五朵，还有几个花蕾儿，估计到明天也就全开了。

听她说到花。孙荧身子一颤，不自禁地跨一步挡在了那盆花前面，其实她若不去挡，孙芳说不定看一眼也就走了，她这么一挡，孙芳立时眉毛一竖，叱道：“咦，你胆子倒大了，滚开。”

孙荧身子又是一抖，却是不动，大起胆子抬头看向孙芳道：“二……二妹，你不要碰这花吧，你院里那么多花，就要开了的，这花又不贵气。”

“我叫你滚开。”孙芳根本不听她的哀求，手一伸，将孙荧拨出去老远。

孙荧一跤跌倒，忙爬起来，眼见孙芳走到花面前，急得眼泪直喷出来，叫道：“二妹，我求你了，那是我明天祭娘的，求你不要摘好不好？”

孙芳一愣，脸上闪过一抹冷笑，道：“哦，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好，不摘就不摘。”

“谢谢二妹。”孙荧破涕为笑，话未落音，却见孙芳突地伸手，猛地一把将那开了的几朵花全抓在了手里。

“啊。”孙荧失声尖叫，孙芳却是仰天狂笑，边笑手边揉动，揉得稀碎的花瓣纷纷落下。

“这女子还真是恶毒。”雪槐咬牙暗骂。

孙芳把手里的花揉碎，见还有几个花蕾，又要伸手，孙荧一时间不知哪来的勇气，猛冲过去，一把把花盆抱在了怀里。

孙芳大怒，叱道：“好大胆，敢跟我作对了，放下！”

孙荧却不肯放下，反抱得更紧了，很显然，她要护住那几个花蕾，孙芳更怒，猛地扬起鞭子，叫道：“竟敢不听我的话，我打死你！”一鞭就抽了下去。孙荧急转过身子，听任鞭子落在身上，却将花盆牢牢护着。

孙芳连打两鞭，见孙荧仍不肯放下花盆，越怒，咬牙叫道：“好，今天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就不信打不服你。”

“你打死我好了。”孙荧猛地抬头看她，眼中有一种不惜一切的勇气。雪槐可以肯定，她就算死了，今天也绝不会放下花盆。

有一种人，你可以打死他，却就是不能让他屈服。

“那你就死吧！”孙芳厉叫一声，鞭子带风，再次猛抽下去。

“欺人太甚！”雪槐身子一晃，霍地到了孙荧前面，一把抓住了孙芳打下来的鞭子，一扯，鞭子到了他手里。以雪槐的身份，本来无论如何也不适宜管孙家的家务事，但他实在忍不住了。

鞭子脱手，孙芳猛吃一惊，捧着手退后一步，一时间没看清雪槐，先自发怒：“好大的胆子，想死了不成。”但与雪槐目光一对，可就吓得连退两步，同时也看清了，雪槐是个她没见过的陌生人，顿时就尖叫起来：“来人哪，来人哪，有刺客！”

这一叫，顿时四处脚步声乱响，孙平孙钱都来了，孙芳指着雪槐叫：“有刺客，快抓住他，快取我的剑来。”

“二小姐，他不是刺客，是今天新招的马夫呢。”孙钱忙上前解释，同时狠瞪雪槐，怒叱道，“你是作死了，这等没眼色，竟敢冲撞二小姐，快给二小姐跪下叩头认错。”

“什么事这么吵。”一个沉浑的男声响起，随着声音，左面月洞门里走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面目儒雅，但两眼开合间却是精光逼人。

雪槐只一眼便看出这人必是庄子主人孙进，急收敛灵力，只装出一副粗莽的样子。这个时候他绝不能让孙进对他起疑心，因为他没办法说清楚。

孙钱忙上前道：“老爷，没什么事，是今天新招的马夫因为不认得人，冲撞了二小姐。”

孙进在雪槐身上扫了一眼，也没在意，看了孙芳道：“好了，你娘等着你吃饭呢。”眼光在孙荧身上一溜，皱了一下眉头，却没吭声。

听说雪槐只是新招的马夫，孙芳也就不当回事了，却一眼看到了孙进溜到孙荧身上的目光，眼珠子一转，忽地凑到孙进面前挽住了他胳膊道：“爹，我想到了，姐姐这么大了，也该嫁人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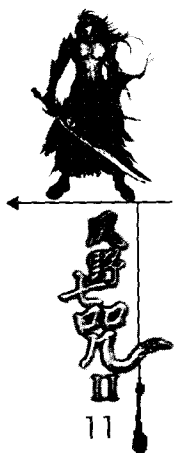
孙进又去孙荧身上一溜，“嗯”了一声，没吱声，看了孙芳道：“好了，先去吃饭。”

孙芳却拉着他，指向雪槐道：“爹，你看这人，粗目大眼的，也还壮实，而且刚才我和大姐争吵，他着实帮着大姐呢，可见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大姐如果嫁给他，真正不错呢。”

“胡扯。”孙进“哼”了一声，“他只是一个马夫，怎么和你大姐般配？”

“马夫有什么不好。”孙芳叫，“现在虽然低贱了些，但我们可以遍请乡邻亲戚，帮他张张面子啊，到时大家都知道是大姐丈夫，自然高看一眼不是。”她边说边笑，眼光在雪槐孙荧身上溜来溜去，大是得意。

雪槐一直冷眼看着她，对她的心思自然明白，她定要孙荧嫁给雪槐，既不是关心孙荧年纪大了，也不是真看雪槐顺眼，而是安着个作践孙荧的心，无论如何说，孙荧也是个小姑娘身份，嫁一个马夫，还不给人笑死，她就是要看孙荧的笑话。





“行了，这事过后再说吧。”孙进自然不会明白孙芳的心思。但有一点，他女儿嫁给马夫他还是不愿意的。但孙芳既生出此心，不达目的地如何肯放手，她看了雪槐道：“你叫什么名字。”

孙钱忙代答道：“他叫雪槐。”

“爹，你听这名字也不错嘛。”孙芳叫，对孙钱道，“他在马房里做事，你们不要欺负他，等我和娘去说，让娘许婚，他就是我未来的大姐夫了呢。”这才拉着孙进去了，一路上还在“咯咯”地笑。

孙平自也拉着雪槐出来，到外面，猛拍他肩道：“你小子好福气呀，大小姐可美得像花一样呢；虽然命苦了点，但这一带的人都说，谁要是娶了她，那是前世积德呢。”

雪槐摇头不答，运剑眼看孙荧，却见她正一点点地将被孙芳揉碎的花瓣捡起来放到花盆里，边捡边暗暗地落泪，全捡起来后，连花盆一起搬着向后院走去。雪槐估计她是要把花盆搬到自己房里去，不好看女孩子的闺房，收了剑眼，心中暗暗感慨。

雪槐估计晚上红娘子可能会来，便不睡，盘膝练功。他从神剑身上得到灵力后，得来的灵力一直没有长进，直到学了万屠玄功，灵力才有长进。不过雪槐发现，练功时长的功力并不多，多练两遍和少练两遍，区别不是很大，若是不细细去感觉，几乎可以说没什么区别，然而在碰到逆境或特别愤怒的事，胸中杀气特别烈时，功力却反而有明显的增长。

“玄女娘娘说，一滴血，一分功，看来真是要多杀人才行。”雪槐心中苦笑，将万屠玄功练了两遍，又试着召唤神剑灵力，竟是动意就来，一时间也不知是该怒还是该喜。同时又发现一点，神剑的灵力似乎也在往上长，难道神剑也每天在练功？不过稍稍一想雪槐就明白了，不是神剑的灵力在长，是他的灵力长后，对神剑的潜力掌握得更多了。事实上他也知道，神剑有许多潜能他都未能掌握，最简单的一点，神剑能看到未来，他就不行。其他的潜力肯定还有，只是他不知道，领悟到这一点，心中又惊又喜，想：“万屠玄功和神剑都是潜力无穷，我现在拥有的，可能连它们十分之一的潜力都不到，我得加油练。现在七杀邪教猖狂，正有用处呢。”

心思翻涌间，突有所觉，急运剑眼向外看去，只是将剑气尽量收敛，他估计是红娘子来了，邪魔魔觉灵异，剑气太强，只怕会惊了邪魔。

不出他所料，十余里外，红娘子正飞掠而来，眨眼便到了庄外，随即仰天狂笑。她身后还跟着桃谷四鬼中剩余的两鬼，这时也是鬼笑不绝。

“这么狂，看来是要来硬的。”雪槐心中思忖，先不动作，运剑眼冷眼看着，但见庄中闻警而起，数十家丁，各执枪棒，孙进自己也到了厅中，手执长剑，孙芳在他边上，也拿了把剑，孙荧也出来了，眼眶有些红肿，显然到自己房里后还哭了半夜，这时立在了人堆后。雪槐便也出去，到孙荧身后。孙荧觉得身后有人，一扭头看到了雪槐，顿时脸一红，急转过头去；但又转回来，看一眼雪槐，眼中满是感激之色，似乎还想说声谢谢，只是不敢开口。